



# 梦幻谷

千柔◎著

## 一生爱不够



Qian Rou

千柔  
言情系列  
小说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# 夢幻谷

千  
柔◎著

一生爱不够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幻谷/千柔著. - 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0.1  
(千柔言情系列小说)

ISBN 7-5039-1922-1

I. 梦… II. 千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0756 号

千柔言情系列小说

**梦幻谷**

(4 册)

千柔 著

**文化艺术出版社**出版发行

北京万泉寺甲 1 号

邮政编码:100073

江苏吴县市文化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6.4 字数:505000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9-1922-1/I·818

定价:47.20 元(全 4 册,每册 11.80 元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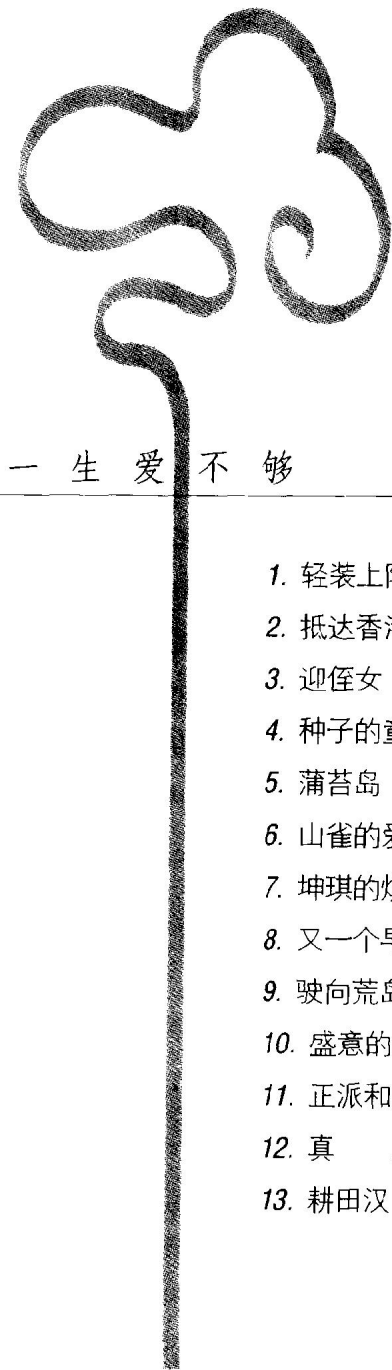
# 内 容

## 提 要

华侨富商以去香港度假为借口派女儿坤琪去港看房，并顺便想把女儿嫁给在港的亲朋好友的孩子。然而，那些纨绔子弟为了把坤琪追到手，竞争风吃醋以致不择手段，甚至通过绑架、囚禁以期得到坤琪。结果事与愿违，坤琪不从，纨绔子弟间相互揭发，最终均被暴露并被绳之以法……

坤琪脱离“罗网”后，终于与自己所爱的人——一位聪明、朴实的农家子弟“堂兄”团聚，在荒岛上度过了他们最甜蜜浪漫的爱情之旅……





一 生 爱 不 够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轻装上阵 .....   | 1   |
| 2. 抵达香港 .....   | 8   |
| 3. 迎侄女 .....    | 17  |
| 4. 种子的童话 .....  | 24  |
| 5. 蒲苔岛 .....    | 29  |
| 6. 山雀的爱情 .....  | 40  |
| 7. 坤琪的烦恼 .....  | 50  |
| 8. 又一个早晨 .....  | 63  |
| 9. 驶向荒岛 .....   | 70  |
| 10. 盛意的徐中 ..... | 81  |
| 11. 正派和反派 ..... | 90  |
| 12. 真 爱 .....   | 97  |
| 13. 耕田汉 .....   | 111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4. 婚姻的罗网 .....  | 123 |
| 15. 坤琪失踪 .....   | 131 |
| 16. 身陷幽谷 .....   | 141 |
| 17. 困扰的山雀 .....  | 152 |
| 18. 疑云迭起 .....   | 161 |
| 19. 伪君子们 .....   | 168 |
| 20. 出    逃 ..... | 173 |
| 21. 勒索婚姻 .....   | 177 |
| 22. 又遭囚禁 .....   | 182 |
| 23. 获得线索 .....   | 189 |
| 24. 游戏在继续 .....  | 193 |
| 25. 脱    身 ..... | 199 |
| 26. 荒岛情 .....    | 210 |
| 27. 迈向新生活 .....  | 219 |



# 1 轻 装 上 阵

飞机在云上，人在飞机里。窗外是一片云海，窗里的乘客们都寂寞地打盹。坤琪今年 19 岁，独个儿携带行囊，“轻装上阵”。

她的所谓轻装，是穿长盖屁股、白麻捆花边、中间缚腰带的中东式夏恤，黑色窄脚裤，头发剪短，故意把自己装成一个男孩子的模样。

她的所谓上阵，就是独个儿从美国纽约市出发，去巴黎玩了一个星期，然后又去日本游京都、奈良、鹿儿岛，共耗去两个星期。现在是人在飞机里，飞机在云上。多么想去群山之国尼泊尔看看。她虽然不是嬉皮士，亦不是愤怒派，但她很喜欢去那新潮男女们向往的群山之国看看，拍摄一批相片。那份在纽约出版的《绿土》画报，很喜欢刊登富有东方色彩的专辑照片。



当她住在日本东京大酒店、正想打听有没有便宜机位去尼泊尔时，老头子的长途电话打到房间来，他沉声说：“有没有搞错？你原本1号下午到达香港的，怎么3号还住在东京的酒店里？”

她撒娇说：“我让日本的风景、名胜吸引住了，多住几天算什么？你竟这么吝啬？”

老头子在那边不耐烦地说：“并不是吝啬。我打了长途电话给香港的徐中和刘季昌，还有你妈咪也打电话给两个姨丈、姨妈，告诉他们你抵香港的日期。他们都拥着去机场接你。顽皮鬼，你还在东京，害得他们纷纷打长途电话来查问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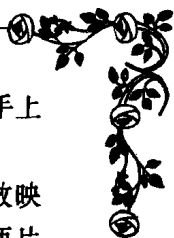
“又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不用那么多人接机的啦！”坤琪说。

在长途电话的那边，妈咪抢过老头子的讲话筒，高声说：“坤琪，不能太放任！我们放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出去欧洲游荡十几天，已担心得够了。”

坤琪以特别高的声音说：“放心吧！妈咪，我连手指一根也没有损伤过，甚至喷嚏也没打。一日三餐，开胃得很！”

“别任性，你无论如何要明天飞去香港，不然，你爹要东西影画株式会社的菊田先生押你上机！”妈咪在电话里恐吓，她只好答应明天搭机去香港。至于是否真的成行，只能看她的兴趣了。

关于菊田先生——那电影公司的发行主任，坤琪刚到东京的那天，已把老头子的信交给了他。这个50多岁的精明矮佬，要派个职员陪伴她去游玩。她拒绝了他



的好意，宁可独个儿闯荡江湖，随意之所趋，只要手上有地图便行。

老头子在纽约有两家戏院，一在唐人街，专门放映国语、粤语片；一在最繁华的市中心区，专门放映西片和一些精选日本片。另外，他在加拿大温哥华、多伦多也有戏院，他老是开玩笑地说：“别以为我老周做戏院大亨，很舒服。不，除掉每天要喂饱老婆女儿，还要找影片喂饱那么多间戏院呀！”

为找影片放映，老头子的确费尽心机。他今日和经理张成飞法国参加什么坎城电影节，明日又飞意大利，后日又飞日本。他们飞得最多的地方是香港，因为他们要在那地方购买大量的国语片、粤语片。中国人拍摄的电影在美加甚有市场。香港，是老头子在青年时失意的地方，想不到到了中年，却是他做生意办货的基地。

在香港，那个曾经做过反派明星、也做过导演、现在开设电影公司的片商徐中，做了老头子的合伙人，他既供应自己公司摄制的影片，也代购港台影片，然后运到纽约放映，再运往加拿大的温哥华、多伦多。他和老头子拉上关系，坐镇香港，的确减少了老头子的奔波劳碌，所以老头子说：“让徐中赚点钱，是值得的！”

徐中也很会讨好老头子，他知道，周乃新十来二十岁失意于香港：他当时发明星梦，拍第一部影片做男主角，上映时卖座奇惨，在戏院看戏的只有小猫三五只。影片才放映三天，戏院便割画。大受打击之余，他远走高飞，先去加拿大温哥华做餐厅楼面，然后去纽约。在唐人街的酒楼，他得到开戏院的老华侨麦群伯的赏识，



请他管理戏院业务；接着，他又得到麦群伯长女的青睐，关门一家亲。他机巧经营，扩展业务，连在加拿大那边，也让他弄到了两间戏院。外公外婆作后台，老头子便成为戏院大亨……尽管这样，老头子对东方之珠香港还是很眷恋。徐中善解人意，今年夏天又在港岛的摩星岭山坡海边购买了一层刚落成的大厦，作为礼物送给老头子，以作他携带女儿来香港居住之用。

8月份，那别墅式大厦入伙，徐中打长途电话给老头子，说房子已装修好，如他有空，可和太太、孩子到港举行入伙礼。老头子汇了笔钱给徐中，不受他的恩惠。他也老谋深算，想拆散坤琪与夏里斯的来往，竟让她停止半年大学学业，派她赴香港，举行新居入伙礼，然后他和太太新年才去。

老头子和妈咪的头脑甚有问题，他们在美国呆了那么长的时间，可仍认为华洋通婚不大好。其实，坤琪和夏里斯只不过来往密切些罢了，并没有什么，他们也未免太紧张。

也好，他们既然要她停学半年，赴香港的新居尝新，做屋主，那不错。但她有条件，乘机要挟——要老爹让她先去巴黎、夏威夷见识见识，然后转日本，再由东京飞香港。妈咪不放心，认为单身四处游荡，令人忧虑。但老头子乐得让她离开夏里斯，他说：“怕什么，现今世界，十三四岁的孩子，都可以单独环游世界，何况我在巴黎、夏威夷、日本都有戏院同业朋友！”

于是，坤琪的旅游计划成功。临行前，老头子限定她到达香港的日期，她点点头，心在想——到时再说



吧，本姑娘才不让你的长绳缚住哪！

老头子还吩咐：“徐中有一个长子叫威威，很能干的，他在这里学管理时，不是跟你很有交情吗？”

“爹，你怎么这样‘八卦’起来？”她翻着白眼看老头子。不要笑她老把爸爸叫作“老头子”，他头上的确有白发啦！

“季昌的儿子百灵也不错，季昌伯以前跟我亲如兄弟，他现在是一家汽车代理商，你做他的媳妇，不愁没新车玩。”老头子笑嘻嘻地说。

妈咪当然不放过介绍二姨妈的儿子卓英表哥、三姨妈的儿子秋本表哥。坤琪带点气愤地掩耳，说：“你们这次叫我去香港相亲，还是为新屋举行入伙礼？”

老头子笑嘻嘻地说：“最好两样都做！”

妈咪也笑着说：“你父母并不是封建头脑，非要你嫁谁不可，不是的，我们只随你喜欢选择。”

她放开捂耳的双手说：“我如果什么也不选择呢？”

老头子耸了耸肩说：“那就算了！”但隔一会儿他又说：“最好在那边找个好对象，让我们在香港有点关系。”

坤琪口快舌快：“在那边弄点关系，以你们来说，还不容易？请不要以我的婚事做交易。”

妈咪也说：“在自己的熟人亲戚中找对象，可靠些嘛！”

坤琪没好气地说：“有什么可靠不可靠的，本姑娘还不想在这件事上动脑筋，我要去见见世面！”



就这样，老头子和妈咪打开鸟笼，让她往外面飞翔游玩。她是感激徐中——替老头子购买那么一间房子，至少，她能凭此得到一次很好的游览、见世面的机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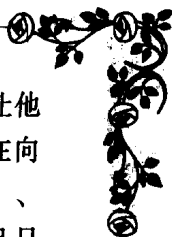
在东京，老头子和妈咪都在电话里催她无论如何按日期启程去香港，她答应他们，挂上电话，却故意拖延两天，才搭飞机去香港。她这样做，就是要避过那么一群假热情、假关切、总是脸笑心不笑的亲友的迎接。

两年前暑假，她不是跟妈咪去过香港吗？在机场，好几家亲友都在争抢着，要她们去自己家居住。你说好笑吗？像二姨妈、三姨妈，还有徐中的太太、季昌婶，她们都在抢行李，她们母女却住到新界大埔石头村的祖屋里去……

飞机在云上，人在飞机里。坤琪现在的班机，是从东京飞往香港，不用很长时间，便到达目的地了。

记得前年夏天，和妈咪住进老头子的石头村祖屋里，度过很开心的一段假期。原来老头子有个弟弟周乃白，他一直守住祖屋，做着谁也不愿意做的种瓜种菜的工作。他收养了个义子，名叫阿雀，大坤琪五六岁，乡气十足，土得鲁直，根本不会讨女孩子欢心。尽管这样，那土佬却带她游山玩水，去过什么船湾，佬新娘漳，什么吐露港……还捉蟋蟀给她玩。她当年虽已读中五，但仍很喜欢这种玩意。

后来，妈咪避不掉人家盛意绵绵，还是和坤琪去了香港的大坑道某大厦，在徐中的家住了三天，受到他们极豪华的款待，每天吃鲍参翅肚。在美国，她们还没见过这样的豪华生活呢！后来，妈咪又和她去了二姨妈、



三姨妈，和季昌叔的家，接受了他们的殷勤接待，让他们带领着游东游西，又去夜总会……坤琪不晓得老在向别人说“感激”、“万分感谢”、“招呼得太好了”、“太丰富啦”的妈咪究竟有什么真正的感觉。她自己只觉得要多厌烦就有多厌烦，母女俩简直是被一张殷勤的、过分热情的网包围住了，把一段大好的假期浪费掉了。

有了这样的经验，坤琪这次代表老头子、妈咪去香港接受新房子，她不想在机场见到两年前接机的原班人马，和演着同样热情争抢客人回家去的戏……她要避过这样的场面，有自己的选择。所以，她故意拖延两天，才搭飞机去香港。



## 2 抵达香港

飞机在中午到达香港。坤琪拿着惟一的行囊，跟随男男女女乘客从飞机吊桥走下机场，抬头往那机场大厦打量，看台上飘扬着各种各样的旗帜，不少男男女女在栏杆上，看着机上客人陆陆续续走下来；机场中，那一系列载货也载客的车子，开到飞机旁边来……

坤琪觉得机场跟两年前的印象差不多，没有多大变化。至于远处看台上那些挥手迎客的人们，她只看那么一两眼，便不再注意了。她知道，上边没有迎接自己的熟人和亲友，那些热情的挥手，并不为她，她没有份儿。

乐得轻松和舒服，她和许多客人从长廊走到检查处，接受检查。她既然没带多少行李，轻装上阵，很快便检查完毕，作为第一位乘客轻盈地走出接机室……



接机室在大厦地面。她从长长的通道走出闸口，那里已拥挤着接客的男男女女，许多双寻索的眼睛，都投射到她的身上。她挺身昂脸，快步走过。她知道那些服饰华丽的男男女女中，并没有迎接自己的人。她想：

“若在两天前，我按着爹和妈咪指定的日期来港，便会陷进一个所谓热烈欢迎的包围里，然后让女人们拖拖拉拉地去她们的家，分身乏术。”

现在，她是多么自在，多么轻快！在纽约，她经常让老头子、妈咪拉去参加什么应酬，什么宴会。对于热闹，对于假装欢笑、虚伪的殷切，她要多讨厌有多讨厌。她既能避开这样的场面，就像做了最开心的事似的，脚步跨踏得爽朗。

很快便走到接机室门口，外面阳光普照。深秋天气，使人觉得都市显得特别清明；那些大小汽车，在马路上繁忙地来来往往……

企图挥手唤叫的士，但她想起：我该去什么地方呢？便把伸出来的手缩了回去。自问：去徐中的家吗？却在心里答不，我暂不要去。又自问：去二姨妈的家吗？她在心里答不，我不去。又自问：去季昌伯的家吗？她在心里答：我不要住在那富宅里。

这又不去，那又不去，难道要去住酒店？那幢在摩星岭海边的房子呢？老头子说是我们的家，但我没有钥匙，也不懂得怎样去。嗨，不用多想，我姓周，还是回到大埔石头村，到自己周家祖屋去吧！

正要挥手唤的士，背后传来青年人的鹅公声：“坤琪，周坤琪！”



回头打量，一个头发稍长，身体壮硕，穿天蓝 T 恤、骡布裤的青年人，腼腼腆腆地笑着向她走来。嗨，那土里土气的阿雀，怎么会从新界村飞到机场来？

“阿雀，你怎么会飞到这里来？”她高兴地嚷叫。此时此地见到这个哥哥，她心里很有点意外的高兴。

“对不起，我在接机室里等候，忽然便急，跑去厕所解决，出来时，客人已走得七七八八。”

既好笑亦诧异，她抬脸望着他。

“你是来机场接我吗？”

阿雀脸红红，带点嗫嚅地说：“是阿爸要我来接你的。他说，你今天中午到香港，我，便来接你啦！”

侧脸望着黑脸浓眉的阿雀，她委实费解，想不通——怎么二叔会知道我的行期呢？他从哪里得到消息？奇怪，哎，噢，终于想起来啦！那天，她在东京逛街，无意碰到阿雀的同学秦先一起去玩。最近，他做了九龙某某旅游社的带队职员，两人在东街头相见，仅说了几句话，她无意中告诉他几时搭机去香港。当时，他尚未真正决定行程，只那么说说罢了。但回到酒店，知道东西影画株式会社的菊田先生来找过她，还留下字条，说她父母要她快点启程，不要再在东京留连。

她只好启程……

“是阿先告诉你——今天中午从日本到香港，对吧？”她笑着望阿雀。阿雀、阿雀，这只山村雀鸟，比两年前壮硕得多了，讲话仍带有鹅公声。

阿雀点点头，“是他告诉我你独个儿在东京逛街，你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失踪少女！”



坤琪笑弯了腰，“我像失踪少女？有趣，那你呢？你像什么？”

阿雀腼腆地说：“你不一直说我土头土脑吗？那就像个土佬吧。”

她笑得更大声，然后说：“其实你很会耍小聪明，竟说二叔派你来接我？”

“他知道你独个儿来香港，一定要我到机场接你。”

坤琪就要戏弄那土佬一下，她收敛笑容，故意把脸拉长，以上排牙齿把下唇咬了咬，说：“原来你是被迫来接我的，哼，你无心。”

黑脸膛的大眼睛盯着她，苦着脸说：“你大小姐真难伺候，说我来接你，骂我要小聪明；说爸爸派我来，又骂我无心。我才不做服侍你们小姐、少爷的差事。”

“哼，你不是大少爷吗？”坤琪双手叉腰，两眼圆瞪。

“别说笑了，我是乡下仔、土佬、傻雀，别把大少爷的帽子戴在我头上。”阿雀说，他和她仍然站在机场门口马路旁边。许多男女客人经过，无不向他们投以诧异的一瞥，但他们并不理会。

“你不是周乃白的儿子吗？”她质问。

“周乃白躲在山村里种地，穷人家，我算什么大少爷？”阿雀耸耸肩，扁嘴。

“人家说：膾膾都是羊肉；你周山雀，假假也是周家大少爷。”

“再往深一层说——我只不过是他收养的儿子，我